

ZISE
紫名



侯门
美人藏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种相思，两种情仇

继《宫锦》后

倾情解佩演绎紫色优品
最凄美的史诗画卷

侯门步步惊心，
美人暗藏杀机

长歌祭血，权谋相争，不过是一场
以真爱为名义的杀人游戏

倾情解佩◎著

紫色优品
倾情出品



侯门美人谋

吉林
海南人民
出版社

作者● 闻情解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门·美人谋 / 闻情解佩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38-7714-6

I. ①侯… II. ①闻…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514号

侯门·美人谋

闻情解佩 著

出版策划：胡艳红
责任编辑：胡艳红
特邀编辑：七 殊 曾诗玉

总 策 划：周 政
执行总策划：杨小刀
视觉总监：木子棋
封面设计：小 乔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凌华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印 次：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15
字 数：3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38-7714-6
定 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湮灭尘起 强赋并蒂莲 /001
- 第二章 刻意雕琢 落水墨如画 /012
- 第三章 玲珑心机 破重阳乱劫 /022
- 第四章 初露锋芒 错倾城红妆 /032
- 第五章 孽夜无霜 离梦共苍茫 /042
- 第六章 几分容颜 绣一身月色 /052
- 第七章 须让孤寂 任相思斑驳 /061
- 第八章 花谢十载 看一春幽恨 /072
- 第九章 酒意微醺 掬半池清泉 /083
- 第十章 错惹桃花 痴痴误今生 /095



第十一章	濯洗铅华 尘封伤心事 /109
第十二章	素心有意 逐狂歌断曲 /122
第十三章	恩义难断 见情软心慈 /133
第十四章	朱窗红笺 断了然心事 /146
第十五章	光阴辜负 勿再错过花期 /159
第十六章	耳侧朱砂 明月照天涯 /169
第十七章	缱绻万千 续今世情缘 /180
第十八章	青山独远 静听风声寒 /189
第十九章	君歌且休 苍苍声影绝 /199
第二十章	笛赋凄婉 枕一窗秋寒 /213
第二十一章	捧心独眠 不知侯门欢 /223

第一章 湮灭尘起 强赋并蒂莲

时令恰值永泉十六年的初春，靖远侯府后院内的湖水静静地倒映着蔚蓝的天色，初修的亭榭漆面未干，汉白玉的曲栏上浮雕簇新，云顶青瓦在煦日光照下闪着银灰色的光泽。

才除旧岁，未出正月。皇恩恰如甘霖降至袁青枫身上，他以嫡次子的身份世袭罔替了先祖的靖远侯，本该是繁花似锦，大道通天，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袁青枫却在通往袁老太太院落的路上一徘徊了许久，半点儿好兴致也无。

不多时，有个眉眼齐整的丫鬟朝这边走来，远远地停在曲栏东侧，略显羞涩地唤道：“是二爷吧？老太太吩咐云裳来请二爷快点过去……”

闻言，袁青枫眉头紧蹙，路过云裳身边之时，闻见她身上一股淡雅的兰香，不由多看了那云裳一眼，问道：“你是新进府的？”

云裳微垂着头，红着脸答道：“云裳是前几日进府的，本该去给大太太、二爷、二太太请安的，可是身子不济，当日在老太太的佛堂内拜谒时竟昏了过去，得老太太体恤，云裳歇了几日这才来侍奉老太太。”

说着话，袁青枫便进了袁老太太的庭院，云裳并未跟过来，看着袁青枫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才避了开去。

门厅中置着一座高约半丈的绣屏，上面绣着一幅金玉满堂，四周装饰用的鱼纹栩栩如生。虽是初春，照不进阳光的屋子仍旧有些阴冷，所以还在屋子内生着火盆，袁青枫一踏进门，便立即感觉到一股热气夹杂着香炉内的檀香和杏仁茶的香气迎面扑来。

袁老太太坐在暖榻上，手里捻着一串佛珠，待袁青枫恭敬地请过安，便让袁青枫也一同坐在暖榻上，慈眉善目地说道：“这春天本就风大，你站在外面还想吹凉不成？瞧你满身的寒气，快喝了这碗杏仁茶驱驱寒。”

袁青枫知道母亲的脾性，定是埋怨自己刚才在外面徘徊着不肯进来的缘故，心下苦笑，

端着那碗热乎乎的杏仁茶大口大口地喝下去。

袁老太太看了自己儿子一眼，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也休怪我多话。你如今不同于往日，你大哥病死后，这靖远侯府的担子便落在你身上，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留下这满府的孤儿寡母，你要我将这侯府交到谁手上？”

袁青枫心里一热，顿感羞愧，跪倒在袁老太太跟前，恳声说道：“是儿子不晓事，让母亲忧心了。”

袁老太太将袁青枫拉起来，想起早逝的大儿子袁青柏，眼眶倏地泛红酸痛起来，强忍着心里的悲苦，擦拭过眼角的湿润，说道：“今几个事由情急，咱们娘俩且不说这些伤心事。我今日将你叫过来，还是要问你一句，那件事你究竟考虑得如何了？”

袁青枫站在那里不吭声，手里把玩着那只空碗，连手指上沾了一些杏仁茶的余液都没察觉，见袁老太太一直盯着自己看，不由得启唇欲语。

“你既然还没有考虑清楚，就先别说话，听我今日将这其中的利害再给你说一遍。你与乔姨娘是自小的情分，这个我是知道的。如若不是你父亲在世时，凭着与你媳妇娘家的交情，硬是将淑蓉许给你做妻，只怕嫁进来的便是乔姨娘了。可谁想到，你难舍与乔姨娘的旧情，不顾袁家的脸面，到底还是将她弄了进来。”

袁青枫脸色有些涨红，欠身说道：“当初是儿子负了玉贞，念着玉贞对儿子的一片痴心。请母亲不要责难与她。”

袁老太太将手中佛珠串子搁在桌上，袁青枫立即起身端过一碗热茶奉上来，袁老太太喝过几口热茶，才冷面叱道：“你这时才记得心疼她？当年她娘家不过是六品官家，可也是有脸面的嫡出女儿家，放着正经太太不做，凭着你几句好话哄进门，受尽白眼与闲气，她娘家更是气得不与她来往。偏生这乔姨娘痴情懦弱，进了门，又受了你媳妇多少暗亏，别人不知道，你难道看不到眼里去？”

袁青枫这时面色已近紫红，连声说道：“都是儿子为了家里安宁，硬哄得玉贞受下这份委屈，也难得玉贞温和体贴，从未抱怨过。”

袁老太太冷哼一声，说道：“她自是个聪明的，当然不敢抱怨。她本是名不正言不顺地进了袁家，凭什么与明媒正娶的正室去争去闹？可是，从今往后的事，谁料得准？她与你媳妇同一个月份有了身孕，怀胎九月，即日便要临盆，在旁家自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于咱们袁家来说，就是无法估计的祸事。”

袁青枫头疼不已，按捺不住终是鼓起勇气来辩驳道：“母亲这话是否太欠斟酌？”

所幸袁老太太急于说服袁青枫，听见袁青枫这句不孝言辞也未曾计较，随即说道：“儿啊，到底是你糊涂还是逃避现实不肯听进我的话去？乔家自从乔姨娘的亲姐德妃诞下了三皇子、七皇子，乔家一时水涨船高已不同往日。往远处说，德妃的儿子能当上太子也指不定，试想，那德妃又怎么会放任自己的亲妹妹沦为妾室，伏低做小一辈子，到头来肯定又逼着你休妻将乔姨娘扶正。”

袁青枫眼里却闪过一丝光亮来，低声说道：“将玉贞扶正也没什么不好……”

话音未落，便见袁老太太拍案怒喝道：“我自晓得你是巴不得的，那乔姨娘温言细语哄着你，不也就是为了等这一天？淑蓉虽是你父亲做主许给你的，齐家也比不得咱们袁家，

可也不是小门小户出身，况且她虽为人刻薄了些，却从未作出狠辣之事，你拿什么理由去休她？如若你果真休了淑蓉扶正乔姨娘，你又将老太爷和齐家的脸面搁在哪里？”

袁青枫已许久不见袁老太太动怒的模样，突见之下不由得有些惊骇，可是他也情知袁老太太接下来要说的是何等的事情，如若自己不肯坚持，那么乔姨娘、齐氏连同她们腹中的胎儿都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到那时要他情何以堪，要他如何收场？

袁青枫一想起齐氏执拗倔强的面容，还有乔姨娘楚楚可怜的眼神，心便倏地抽紧，闭目似是不敢与其对视一般。

“娘知道你担忧，可是娘不能不为袁家大局着想。若你媳妇生下的是男孩，这么此事便作罢。可若你媳妇生下的是女孩，乔姨娘生下的是男孩，那么就这两个孩子互换过来。”

袁青枫用手扶在身旁的椅子上，因为用力骨节越发显得青白，瓮声说道：“先不说玉贞知道后是否寻死觅活，即便是淑蓉，只怕她也不肯依的。”

袁老太太这时才显出一份雍容的气度来，流露出淡淡的嘲讽，慢条斯理地说道：“她如何不依？我前日给她说的时侯，她可是没说出个不字来……”

袁青枫微怔，忆起齐氏平日里处处要强的个性来，不由暗叹，如今连她都松了口，那么自己在老太太面前拿来抵御的最后一道屏障都没有了。

“她也是个瞧得明白的，自然知道自己处境如何。乔姨娘虽然一如从前那般在她面前伏低做小，可也是乔家嫡出的苗，乔家不会不顾及的。如若她生的是男孩，乔家借着这由头，又有德妃撑腰逼着你扶正乔姨娘，你待如何？”

袁青枫自然明白袁老太太的意思，如若乔姨娘生下的是女孩，而齐氏生下的是男孩，那么乔家断没有情由再逼着自己休妻。如果两人都生下女孩，那么事情也有回寰的余地。

“而且，我还有一层担心，如若乔姨娘果真生下男孩来，你料你媳妇会安心做她的月子？她铁定用尽手段要将乔姨娘除去，女人被逼到了这个份上，只有豁出去才能保全自己。到那时，别说乔姨娘，就连她生下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两说。”

袁青枫静静听着，只觉得后背生寒，手心里也有些汗津津，沉吟了许久，在袁老太太再三逼问下终是没有再开口，袁老太太松了口气，露出一抹欣慰的笑，知道他这回终是被自己说动，默认了。

“我的儿啊，别管是你媳妇生的，还是乔姨娘生下的，总归都是你的骨肉，你喜欢疼哪个便疼哪个去。只是有一点，你须要答应我，不能将此事说给乔姨娘知道。你大哥已经去了，靖远侯府的门面也只能你们这一房撑起来，万万不要出了什么差池让人闲话了去。”

袁青枫挫败地抬起眼，见袁老太太仍在絮叨说着什么，却只字听不进去，袁老太太见袁青枫神色萧索，也体谅他的苦楚，于是便挥手说自个乏了，让他先退下了。

袁青枫走出老太太的院落，见远处一窈窕身影走来，手里还捧着一盆山茶花，抬眼看见袁青枫后便驻足停在原处，羞涩地低垂下头。

袁青枫细细看了那女子一眼，隔得远虽看不清眉目，凭着衣衫颜色与身形体态，料着是云裳，嘴角微扬，举步离开了。

齐氏房间内。

“老爷，你瞧，这双鞋是我亲手绣的，比起严妈的手艺，也差不了许多吧？”齐氏眉目端庄，腰身浑圆，因为快要临盆，所以脸上已略有些浮肿，这会儿因为袁青枫的到来，眉眼含笑，一只手拿着一只鞋比较着。

相比较之下，袁青枫的神情就比较冷淡，若有所指地说了一句：“女孩便穿浅粉，男孩便穿绛紫，准备得倒也齐全。”

齐氏愕然，顿时明白过来袁青枫话中深意，眼底倏地便泛出了泪水，说道：“你道是我就生不出男孩来，就一定会指着她乔玉贞的肚子？”

袁青枫也知自己这话有些过分，即便没有老太太逼着换子这件事，齐氏准备男孩、女孩两套小衣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见齐氏气得嘴唇直哆嗦，当下又缓了面色，劝慰了几句。

“我知道老爷的意思，是怪我怎么会答应老太太那件事，对吗？”齐氏站在袁青枫跟前，眼里含泪问道。

袁青枫蹙眉，烦恼不已，嚷声说道：“你堂堂一个正妻，自有你的身份体面在，何苦要答应娘做这样的把戏？如果将来被人拆穿，又该如何收场？”

“恐怕老爷担心的不是袁家的体面，只是在担心将来乔姨娘发现老爷也参与此事后没脸见她吧？如果因为这件事，被老爷记恨了，我也不悔。在别的人家，就算是外面抱进来一个男孩的事情都是有的，何况老太太只是将府里自家骨肉调换了？”

齐氏毫不留情地指出袁青枫心里的痛处，当即让袁青枫脸色骤变，便待发作。

齐氏却哭出了声，哽咽道：“难道我就那么稀罕别人生的儿子不成？即便我这一胎生不出男孩来，还有第二胎、第三胎呢，我急什么？我肯答应老太太这么做，还不是怕乔家果真不讲情由乱来，撕破了袁家和齐家的脸面，顾全不了你我之间的夫妻之情吗？”

袁青枫忆起往日，齐氏虽执拗却还是处处顾着大局，即便自己平日里多宠了乔姨娘几分，她心里不痛快，也只是在小事上拿捏着乔姨娘，从没使出手段来毒害她，也算得上有几分心胸，心里一软，搂过她的肩，扶着她坐下，说道：“我晓得你是明理的，这事也怨不得你。可是，你与玉贞虽是同一个月份的身孕，也不能保证就在一天生下来，难不成一个早生了便藏起孩子来，等另一个生了再抱出来给人看？”

齐氏见袁青枫口气温和了些，知道他已经有些松动了，于是心下一喜，眼神明亮，语气也亮堂起来，说道：“老太太早就把这事想到前头去了，别管是我还是乔姨娘哪一个要早生，便让人将催产的药说成安胎药给另一个送过去喝下，那么一个早生一个晚生再不济也差不了几个时辰，总是好遮掩过去的。”

袁青枫苦笑，没有想到袁老太太竟然连这事都算计在里面了，这么说来，负责给齐氏和乔姨娘接生的稳婆，肯定也是经过她的手早已安排好的妥当人。

“可是，那种催产的虎狼之药，怎么可用？万一出了差池……”

“老太太托了可靠的人，去宫里找来的药方，在寻常人家自然没几个肯用这些个的，可是那宫里又岂会少了？那些太医，为了保命也只会用些纯和的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也不行，你与玉贞哪个都不能喝这种药，我这就去回老太太，告诉她不能用药。”

袁青枫当下便有几分情急，转身欲走，那齐氏却上一步扯住袁青枫的衣袖，紧紧地不撒手，倏地跪倒了他的面前，可怜巴巴地问道：“老爷，你难道真的忍心看我被逐出袁家

吗？那跟叫我去死有什么两样？”

袁青枫扯了扯衣袖，却丝毫扯不动半分，气急败坏地跺脚，扶起泪如涌泉的齐氏，挫败地叹气。

袁青枫后来又去了乔姨娘那边，乔姨娘温言细语地体贴着他，虽然肚子高耸的骇人，下巴却仍然尖细，竟比往日更消瘦了几分。

当夜，袁青枫宿在了乔姨娘的房间，用手抚着乔姨娘的肚子，有些心神不宁。乔姨娘一向心细如发，察觉出袁青枫有些不对劲来，于是低声问道：“枫郎，你是不是在担心我与太太这一胎都生不出男孩来？”

袁青枫微怔，一时回不过神来，却被乔姨娘口中“男孩”激得浑身冷汗，听见乔姨娘又附在他耳边娇声说道：“枫郎，你别担心，我有种预感，我这一胎肯定会生个男孩，我肚子被折腾得厉害，连常妈都说肯定是男孩，常妈是过来人，又一连生了两个男孩，肯定不会错的。”

乔姨娘吐气如兰，唇齿在袁青枫耳边温和柔软地碰触着，这在平时，也是两人之间的闺房情趣，可是这会袁青枫却因为乔姨娘坚定地认为自己肚子里的是男孩，越发忧心紧张起来。

次日，袁青枫又去袁老太太那边，与袁老太太说了好一会话，左右四顾，没见到什么人，便扫兴地回去了。

这几日，袁青枫除了在齐氏、乔姨娘房间里来回走动，去袁老太太那边的次数也多了，却每次铩羽而归，不由得有些提不起劲。

永泉十六年，二月初一。

当夜，袁青枫宿在了齐氏房中，还是凌晨的当口，严妈便在外间轻轻地敲了敲暖阁的窗棂。

袁青枫本就没睡熟，惊醒之后问道：“什么事？”

“二爷，太太，绣屏有万分要紧的事求见，在院子里候着呢。”

“可知什么事，这么大半夜便过来了？莫不是乔姨娘……”袁青枫喃喃低语着。

绣屏急匆匆地进到房间的时候，见袁青枫和齐氏已经穿戴齐整站在中厅，于是行礼说道：“老爷、太太，乔姨娘见红了……”

齐氏似是受了惊吓一般，随即回过神来，朝严妈说道：“严妈，快找人去禀了老太太知道。”严妈应了一声，看了绣屏一眼，转身出了屋子去找人了。

袁青枫见绣屏仍旧待在原地没动，于是说道：“你先回去，好生照看着你家主子，老太太一会就派人过去了。”

绣屏有些怔愣，她本以为凭着袁青枫对乔姨娘往日的宠爱，知晓乔姨娘见红后会如何激动兴奋，赶紧跟着自己去乔姨娘房中看上一眼。可是他竟这样就打发自己回去了，令她怎么不惊讶？绣屏咬了咬唇，终究没有说出半个字来，扭身离开了。

齐氏见袁青枫在屋子里心神不宁地来回走动，勉强挤出一丝笑，说道：“老爷，我知

道你不肯着急跟着过去，是怕寒了我的心，毕竟今日要喝下这催产药的人是我。可是我那日也已说过了，这就是我的命，我愿意搏一搏，赢了的话，除了乔姨娘得不到正室的身份外一切皆大欢喜，输了的话，输的只是我和肚子里孩子的命，到那时再扶正乔姨娘，与袁家和齐家的脸面都无虞，我认了。”

齐氏的这番话，令袁青枫心酸不已，如果自己的侧室不是玉贞那该多好，自己便会毫无疑问地告诉齐氏，这正室的位置始终是你的，不要忧虑，可是现在，谁能料得到呢？

不多时，袁老太太便让人送来了一碗催产药，是袁老太太身边的苏妈亲自送过来的，齐氏捧着那碗药手指颤抖得厉害，泪珠大滴大滴地落在药碗里，深深看了袁青枫一眼，竟有几分视死如归的豪气，猛然间抬头喝了下去，顿时瘫坐在了榻上。

苏妈将碗小心地收起来，才出去又叫了两位接生婆进来。

依袁家旧例，袁青枫避了开去，在庭院中来回走动，一走便是三四个时辰。

袁青枫当真是焦虑不已，这不是寻常女人生孩子那么简单的事，如今在撕心裂肺地叫喊着的女人，一个是自己的发妻，一个是自己的宠妾，关键是她们生下的孩子到底会有何命运，将被“安排”到哪一个娘亲身边，此刻连自己都不知晓。

直到入了夜，袁青枫才隐约听见有婴孩的啼哭声传出来，当下驻步不前，竟不知该如何作为是好。

再接着，仿佛又听见了两声啼哭……

蕴画醒来之时，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只觉被人抱得透不过气，浑身酸痛得厉害，而抱着自己的那个人哭得是肝肠欲断，就跟生离死别一般。

只不过是瞬间，蕴画已经察觉自己身边环境的异常，和自己张口只能嚎哭的事实，她穿越了。

穿越是没什么稀奇，看穿越的人都会说一句，早已穿烂了。可是搁在蕴画身上还是头一遭，她自然觉得有些新奇。

正在这时，严妈从外面匆匆进来，附在齐氏耳边低声说道：“太太，老太太那边有信了，说乔姨娘生下的是一男一女，要太太做好准备，随时让苏妈过来抱孩子呢。”

齐氏恨恨地说道：“她倒是个能生的，一生便是两个。”

蕴画听见严妈对齐氏说的话，微微一怔，停止了嚎哭，眼睛直直地望着齐氏，似是想要听清齐氏的应答。

齐氏紧紧抱着怀里的婴孩，隔着如泉涌的水雾，近乎贪婪地望着蕴画柔嫩粉团的面容，那漆眸泛射出的眼神令齐氏一愣，竟怔怔的忘记了哭。

蕴画心下一凛，当即敛神闭目，待齐氏再细细看过来之时，睁开眼睛露出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情，便见齐氏松了口气，叹道：“严妈，你说这孩子有一天知道了真相会不会恨我？”

严妈在一旁劝道：“太太不必担忧，即便将她送到乔姨娘那边去，太太到时候也可以将她留在身边养着，不还是一样拿小姐当嫡女对待？”

齐氏听见这句话，略显宽慰些，温柔地看着蕴画，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脸颊，疼爱至极。

正在这时，袁老太太身边的苏妈匆匆而来，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孩，用薄毯捂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鼻息间出气的地方，急声说道：“太太快将小姐交给我抱走，耽搁久了乔姨娘怕是会起疑心的。”

严妈将苏妈手中的婴孩接了过来，严妈伸手便去抱蕴画，齐氏猛然间紧紧抱着袁蕴画不撒手，痛哭道：“苏妈，这是我的亲骨肉啊，我后悔了，我不该答应老太太这么做，你去回老太太，就说……”

苏妈面色当即有些难看，也不再去夺齐氏怀里的蕴画，说道：“太太，这可不是说笑的时候。老太太料到太太会有不舍，叫奴婢给太太带句话，如果太太一意孤行，将来出了什么事，太太别再去求老太太就行。换子之事对老太太并无益处，老太太之所以这样做，还不是体惜太太的苦处，太太如果不肯领情，反悔了，执意要将小姐留在身边，那么奴婢就将少爷给乔姨娘抱回去，维持原状。”

齐氏被苏妈的话说动，看了眼严妈，见严妈含泪猛点头，于是便又紧紧抱了抱蕴画，却连看也不敢看她一眼，一狠心将蕴画往苏妈怀里一塞，侧身卧在锦被上大声痛哭起来。

袁蕴画这时已然明白过来，自己正在经历何事，见苏妈又不冷不热地宽慰了齐氏几句，将薄毯往自己脸上轻轻一蒙，露出一条细小的缝隙，往屋外疾步而去。

屋外疾风呼啸，已是二月初暖春时节，天色渐暮，却又突然下起小雪来，雪花在疾风中摇曳着、风情着、翻滚着，又怒放着，似是有无尽的委屈难以抒发、难以表白。

苏妈脚步极快，蕴画被她抱在怀中，分明感觉到自己因为她的脚步而有节奏地被摇晃着。不过片刻，苏妈脚步猛然间停了下来，听见对面有个男人低沉暗哑地说道：“苏妈，这就是太太生的那个孩子？”

蕴画没听见苏妈回答，便觉自己脸上覆着的薄毯被人掀开来，蕴画眯了眯眼，一时还看不清面前这个男人的眉目，却感觉到这个男人温润而怜惜的眼神，柔声说道：“委屈你了，孩子。”

蕴画被疾风吹得发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苏妈赶紧将薄毯给她覆上，一面朝袁青枫端声说道：“二爷在屋外已经几个时辰了，快些回房暖和着身子，太太生了嫡子，乔姨娘又紧跟着给侯府添了一对金枝玉叶，本是天大的喜事，二爷可千万保重身子，等明儿个还要去各府报喜呢。”

袁青枫听清苏妈的话，因了暮色的遮掩，也不再掩饰神色中的茫然凄惶，苦笑着离开，先自去了齐氏的房间。

房间内，齐氏只顾着自己在哭，也不去看身旁的男婴，袁青枫过去抱起那男婴，逗弄了几下，便交给奶娘抱下去喂奶了。

袁青枫被齐氏哭得烦心，不悦地说道：“这难道还不如你的意吗？明儿个，这帝都谁不知你生的是嫡长子？既得了体面，又消了远忧，你还想怎么样？”

齐氏被他一激，哽咽道：“你既然这样说我，不如将这个孩子给乔姨娘抱回去，把我的亲骨肉给抱回来。与其骨肉分散被你嫌恶，不能维持夫妻之情，还不如我抱着姐儿等你的休书。”

袁青枫气得咬牙切齿，怒道：“成亲这么久了，我竟不知太太是个伶牙俐齿的人。你光顾着自个伤心，你就不想想玉贞是何心情？她的儿子被人掉了包，她知道后只怕想死的心都会有。”

齐氏抹净了泪，冷笑道：“老爷这话说得好生荒唐。她的儿子？她乔玉贞的儿子是谁的儿子？即便就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她也没资格被称呼一声娘亲。”

话音刚落，伴着疾风冷啸，门窗突地被吹开，冷风混杂着雪花扑了进来，齐氏受了风禁不住瑟缩了下，袁青枫见状疾步走过去关上了门窗。

“事已至此，你就不要再多虑了，总之，只要你以后好生待哥儿姐儿，孝敬老太太，照管好这个家，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袁青枫说完见齐氏扭过身子不说话，眉头蹙了蹙，转身出了齐氏的屋子便急匆匆地去了乔姨娘那边。

袁青枫走出十数丈远，听见身后动静，回头便见一群丫鬟婆子进了齐氏的院落，心下了然，这定是袁老太太怕人瞧见，于是在齐氏与乔姨娘生产之前，将两个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都遣了出来，只等事情成了，才叫她们回来的。

蕴画被苏妈抱着去了乔姨娘的院中，交给站在门外焦急等候的稳婆，听见苏妈低声嘱咐了几句，那稳婆答道：“我理会得，如果乔姨娘问起来，我只说这孩子口鼻中有脏东西，带到外间清理来着。”

稳婆抱着蕴画进了房门，乔姨娘正疲乏不堪地靠在床榻上假寐着，听见动静睁开眼，接过稳婆手里的蕴画，细细端详着她的眉眼，因为隔得近，蕴画也已看清乔姨娘的长相，五官精致，气质内敛，有几分诗书风华，只是目光却过于淡然与疏离。

“稳婆，刚才为什么将这孩子抱了出去？”

那稳婆将先前想好的说辞讲给乔姨娘听，乔姨娘一直没有吭声，蕴画却分明感觉到乔姨娘抱着自己的手臂有些用了力，蕴画不知道乔姨娘是否心存怀疑，可是此刻被她箍制地痛极，只有用哭来表示抗议，当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谁料到，自个哭起来不算，竟引得一旁的女婴也一同哭了起来，乔姨娘手劲略松，蕴画舒坦了些，才止住哭，乔姨娘只以为是自己温言细语的安抚有了作用，望着蕴画带着泪的粉脸，竟露出一丝笑意来。

正在这时，踏入房门的袁青枫看到这一幕，有些触动的感觉。

紧跟着在乔姨娘近处服侍的丫鬟婆子们也进来了，纷纷笑着朝袁青枫和乔姨娘道喜，奶妈们抱着蕴画和另一女婴给袁青枫看，袁青枫一眼便认出此刻正含着手指吮吸的蕴画，不自觉地便多看了几眼。

蕴画虽然口不能言，心里却跟明镜一般，知道自己是从嫡变庶，而且还与另一女婴成了“被组合的双胞胎”，前路难料。可是别管嫡庶，自己巴结好生父总归是没错的，于是朝他咧嘴一笑，倒叫袁青枫讶然过后便心里跟裹了蜜一般。

正妻侧室为自己添了一子两女，袁青枫牵肠挂肚了一天，不喜反忧，可是在此刻，才让他真正感觉到做父亲的喜悦来。

一直在乔姨娘身边服侍的丫鬟绣屏，笑吟吟地赞道：“两位小姐都是粉雕玉琢的可爱人”

儿，难得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是不知哪个是姐姐，哪个妹妹。”

袁青枫听见绣屏夸赞这两个女婴模样相似，又见乔姨娘左右望着两个孩子，心里一酸，当即勉强挤出一丝笑来。

奶妈们将蕴画和另一个女婴抱了下去，房间里只剩下乔姨娘与袁青枫两人，乔姨娘声音有些藏不住的低落，低声说道：“原本以为能给老爷添个儿子的，谁知道我肚子不争气，还好太太是个有福气的，生了个嫡子……”

袁青枫对乔姨娘乃是多年情分，平日里本就疼爱至极，这会听她提及此事，自觉愧疚，揽过她的肩，好言劝慰了几句，那乔姨娘本就是玲珑剔透的，刚才那样的说辞不过就是要惹袁青枫怜爱，但见袁青枫动了真情，自是心里稍感宽慰。

蕴画虽是穿越而来，却是附在婴儿身上，终日只知吃睡，所以这一晃大半个月过去，也只是从丫鬟婆子并奶妈们的口中得知了靖远侯府的大概。

靖远侯府，袁家祖上曾辅助睿王清君侧立下大功，后来睿王登基做了皇帝，将袁家先祖封为靖远侯，恩允世袭罔替，传到袁青枫已是第三代。

原本袁青枫只不过是嫡次子，如若不是上面排着的袁青柏早逝，想必还轮不到他袭了这侯位。

袁老太太共育了两子一女，袁青柏、袁青枫都是嫡出，还有沈老姨娘生的庶女袁青桐，早几年已经嫁给了刑部江东清吏司郎中魏成雄做了如夫人，至今无所出。

袁青柏已逝去大半年多，留下孀妻庄氏，及两位同姓姨娘，以进门早晚被人称为大周姨娘，小周姨娘。庄氏育有一女，乃是侯门的嫡长女，名为凌琴，已有三岁，大周姨娘也生了一名庶女，名为妍棋，才不过一岁，小周姨娘进门后不久袁青柏便不在了，所以并无所出。

袁青枫袭了祖荫侯位，又在一日添了一子两女，本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因为其中那隐秘，总是觉得有些不踏实。所幸，在周围奉迎道喜声中，略为淡忘了些。

如今，养在齐氏手里的嫡长子，被取名应辰，而乔姨娘生下的双生女，被取名为曼书、蕴画。

蕴画自然就是从嫡变庶的那个女婴，在整日昏睡中，蕴画也依稀知道齐氏为避人耳目，曾经让奶妈们将自己和曼书一并抱进她的房中过，只是齐氏却独独抱着自个掉泪，蕴画知道齐氏是舍不得。

严妈一边紧张兮兮地朝外看去，生怕有人察觉，一边劝道：“太太，快些收了泪才是正理，叫人看见去可怎么得了？”

齐氏仔细端详着蕴画的嫩脸，怜惜地说道：“严妈，你瞧，我怎么觉得蕴画比曼书还要瘦些？”

应辰与曼书是正经的龙凤胎，原比单胞孩子要瘦些，可是蕴画看起来却比曼书还要瘦些，齐氏打开薄被，见蕴画蹬着的小腿儿还有些皱褶，瘦得厉害，越发心疼，直埋怨乔姨娘没有好生待蕴画，怕是察觉到什么，故意虐待蕴画。

那严妈急得跟什么似的，也顾不得尊卑，便叱道：“太太这话好糊涂，太太难道忘记当初是怎么生下四小姐的？如果不是那碗催产药，将产期生生给提前了，只怕还要拖后个十天

半个月，四小姐先天弱，瘦了几分不是也正常？”

齐氏方才抹净了泪，听见有丫鬟匆匆进来说袁青枫朝这边过来，赶紧将蕴画交给严妈，严妈又将蕴画交给外间的奶妈手里，又从另一个奶妈手里接过曼书来抱了进去。

袁青枫进来的时候，见齐氏正抱着曼书，而蕴画却被奶妈抱在怀里，心里跟明镜儿一般，知道齐氏是做样给自己看，也不去戳破她，只顾逗弄了两个女孩儿玩。

那蕴画依附在这个幼婴体中，每日除了吃睡外再无其他，本就烦闷，见袁青枫伸出手指来逗弄着，自己也依葫芦画瓢地伸出手指来学着，袁青枫眼中闪过一丝异光，蕴画心中暗暗一惊，知道自己不能轻举妄动露出马脚，在曼书哭起来之时，自个也胡乱挥着手“哇哇”大哭起来，那袁青枫只以为蕴画刚才的举动不过是巧合，所以也未曾放在心上，让奶妈们将曼书、蕴画抱了下去。

齐氏吩咐严妈送来一桌精致的酒菜，又亲自下了地布菜，严妈在一旁拦也拦不住，反而被齐氏打发了下去。

“老爷，我虽在月子里，不能饮酒，可是却愿意为老爷斟酒看老爷欢饮几杯。我晓得自己是老太爷指进门的，比不得老爷与乔姨娘的情分，可是这些年自问无所罪责，老爷也厚待于我，我自是长记心中感激不尽的，时时不忘老爷的叮嘱，将袁家内宅诸事料理好。”齐氏说到这里，顿了顿，似是在琢磨措辞，“如今，应辰养在我身边，一切安好。我想请老爷再开洪恩，让……”

齐氏话音未落，只听袁青枫突然接口说道：“你对我对袁家的心意，老太太和我都看在眼里，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好生对待哥儿姐儿、孝敬老太太，照管好这个家，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如今事已至此，你身边有了应辰，也算是坐稳了正室的位置，余事就不要太过苛求了。”

齐氏正要开口再说什么，只见袁青枫起身，朝外面张望了一下，说道：“我外面还有事，就不陪你用饭了。”

齐氏这时已然明白，袁青枫是猜到了自己开口要求什么，于是根本不给自己说出口的机，恼怒地将桌子上的酒菜扫落在地。

严妈匆匆进来，急切地劝慰道：“太太，真真叫奴婢急死算了。你明知老爷断不会答应，何苦要去戳这个痛处？他原本就觉得这样亏欠了乔姨娘，你再开口说要将四小姐抱过来养，老爷一则会怕太太只顾疼惜四小姐，而亏待了大少爷，另一则也是想让乔姨娘多个子女在身边有个安慰，又怎么会答应你呢？”

齐氏恨地咬牙，说道：“严妈，叫你说该怎么办？难不成我真要让那个女人来养我生的女儿不成？”

“四小姐乃是嫡出，身份尊贵，怎么能被一个姨娘养大？”严妈附在齐氏耳边低声道，“要将四小姐抱过来不是不能，只是现在还不是时机，只要咱们做些手脚，让老爷知道乔姨娘对四小姐不利，老太太、老爷自然会开口将四小姐抱过来养的。”

这厢在小心商议着，那厢却是意气风发，春情悠长。

袁青枫自是明白齐氏要开口说些什么，可他是断不会答应的，只得寻了个借口出了齐氏的宅院往老太太那边去了。

进了老太太的屋子，却独见云裳在里面，不禁心中暗喜。

袁青枫近日一直忙着走亲访友，到处答谢贺礼，所以极少往老太太这边来，也就一直未曾见到她，谁知今日赶巧过来竟独碰见了她。

云裳见是袁青枫，当即见过礼，低声说道：“老太太正在佛堂礼佛，怕是还有半个时辰才回来。”

“那好，我就在这等老太太回来。”袁青枫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好整以暇地看着云裳，见她眉目娇怯，体态羸弱，更有一种楚楚可怜的风韵。

“云裳去给老爷斟茶。”云裳说着话，便往外走，谁知袁青枫竟一把攥住了她的手，云裳羞得面红耳赤，低声道，“老爷，请放手……”

云裳用力挣脱开袁青枫的手，逃一般出了房门。

身后，袁青枫嘴角微扬，伸出手指，在桌上轻轻叩着，看起来心情大好。他已有心思要将云裳收房，不过他仍然在等，如果一会进来的是云裳，那么此事便成了八分，只差老太太点头便是，如果一会进来的不是云裳，别管是云裳对自己无心，还是她矫情着不肯立时答应，那么袁青枫也不介意再与她周旋几日，反正是个乐子，多玩几日又如何。

第二章 刻意雕琢 落水墨如画

所幸，袁青枫并未等候多久，门帘被轻轻一挑，走进来可不正是云裳？她手里捧着一盏热茶，往袁青枫身边的茶几上一放，袁青枫心里一喜，立时便去拉她的手。

云裳缩回手，虽然略显羞涩，但也是端端正正站在那里，袁青枫见状，心里了然，说道：“你不须有顾虑，你好歹是老太太身边的人，不比太太和乔姨娘房中的丫鬟，说收便收了，我自会给你几分体面。”

云裳答道：“云裳之所以又进来给老爷奉茶，不是那些不讲脸面看见爷们示好就紧着上赶的，只是老爷待云裳几分真意，云裳也不愿在老爷面前忸怩作态。如果老太太肯成全，老爷又肯疼惜，云裳以后在老爷身边伺候着自然是好。怕只怕，老太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应的……”

袁青枫有些诧异，不过就是一个丫鬟，老太太即便恼她不守规矩与自个有了私情，也断不会永不应允吧？

正当这时，听见院子里脚步声传来，云裳急忙挑了帘站在一侧，袁老太太一进来，见屋子里只有袁青枫和云裳两个，不禁有些不悦，朝云裳问了句：“老爷来了，你怎么不知回避？”

云裳倏地白了脸，咬着唇正不知如何作答，便见袁青枫起身笑着说道：“她本是要走的，是儿子将她留下了，儿子这几日来的次数少，不知老太太起居近况，老太太既然不在房中，儿子也只好先问问她才得以安心。”

袁老太太听了袁青枫的话，面色才稍有缓和，朝云裳说道：“如此这般，倒是我错怪你了。”

“老太太千万不要这样说，云裳能在老太太身旁伺候是云裳的福气，老太太肯教导云裳，更是云裳的造化。”

云裳本是个伶俐的，几句话又哄得袁老太太高兴起来，袁老太太与她说笑了几句，才叫